



圣城 拉萨

ཨ་ཁཱུའི་རྒྱལ་ཁབ་ཀྱི་ཡུལ་ཁྱེད་ཀྱི་ཡུལ་

[英] 斯潘塞·查普曼 著 面红笏 凌小菲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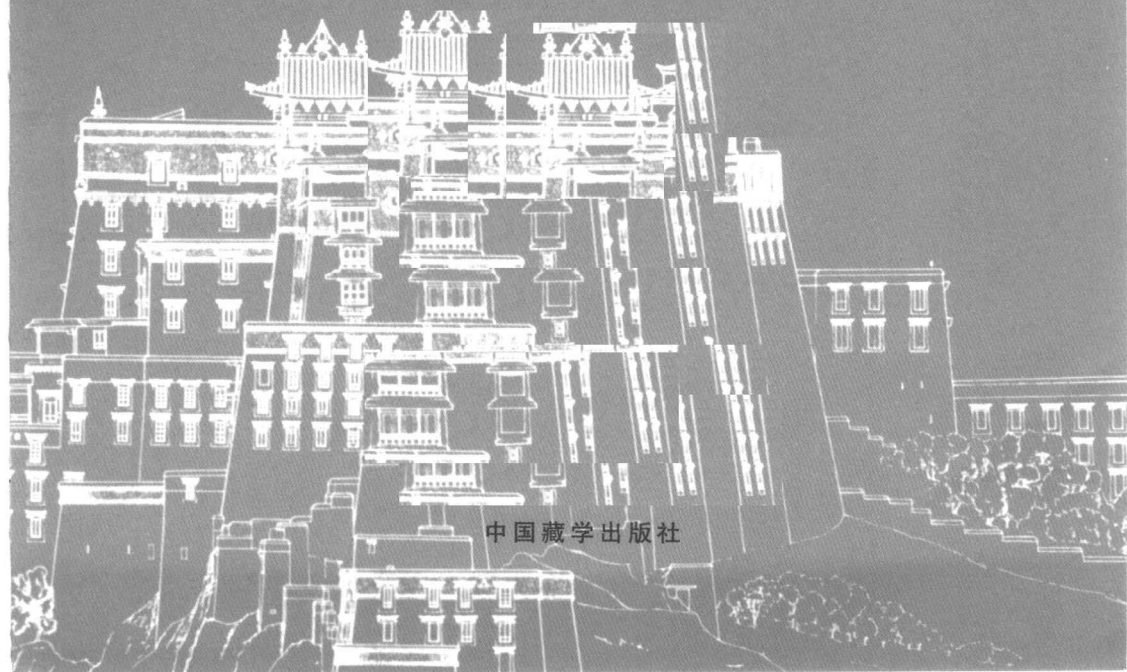
中国藏学出版社



圣城
拉萨

ՀԱՅԱՍՏԱՆԻ ԿԵՆՏՐՈՆԱԿԱՆ ԲԱՆԿ

[英] 斯潘塞·查普曼 ◎著 向红笳 凌小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城拉萨/[英]查普曼著;向红笏、凌小菲译.—2版.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ISBN 7-80057-543-8

I 圣... II. ①查...②向...③凌... III. 游记—

西藏 IV. 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836 号

书 名 圣城拉萨

作 者 [英]斯潘塞·查普曼

译 者 向红笏 凌小菲

责任编辑 永红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世纪品峰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第二版 2006 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19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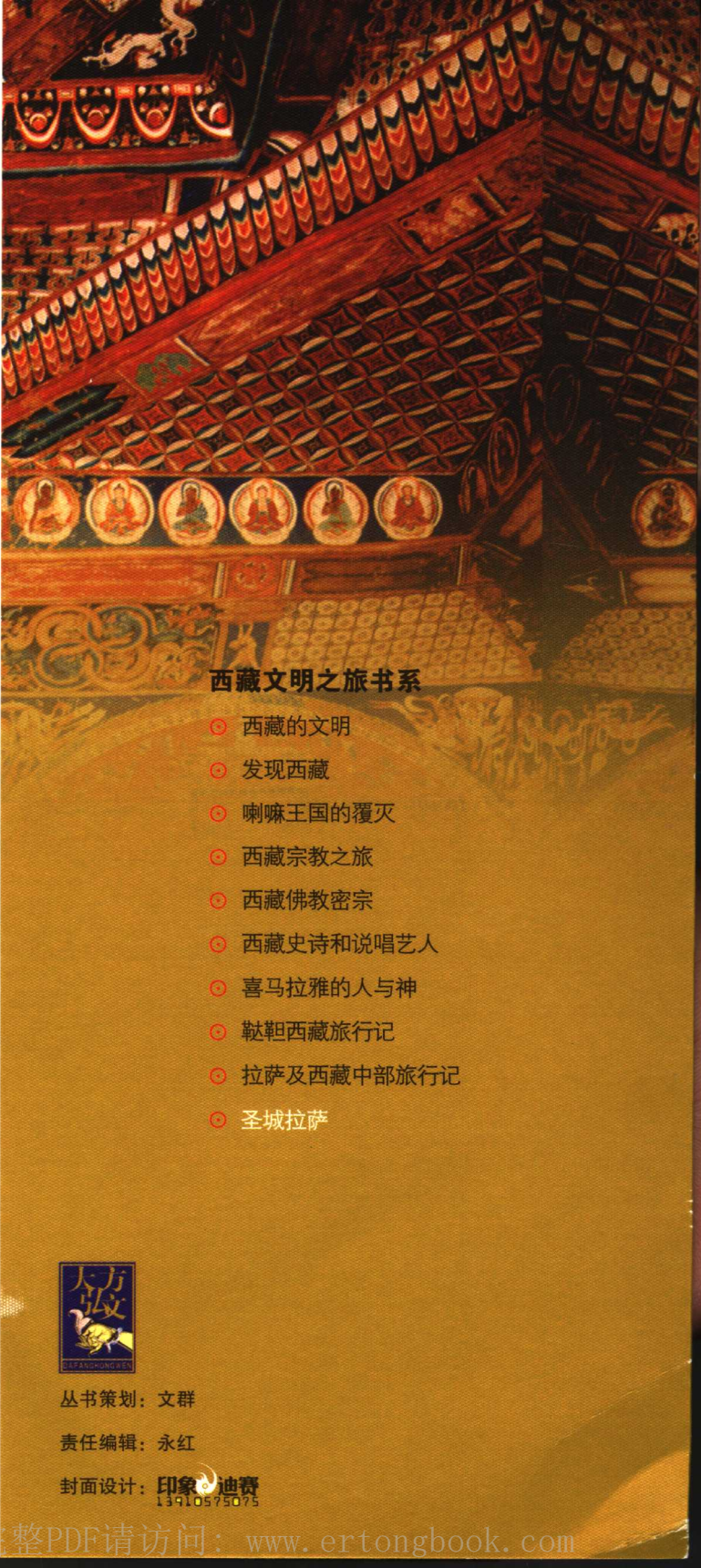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057-543-8/Z·393

定 价 27.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ceb.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 ◎ 西藏的文明
- ◎ 发现西藏
- ◎ 喇嘛王国的覆灭
- ◎ 西藏宗教之旅
- ◎ 西藏佛教密宗
- ◎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
- ◎ 喜马拉雅的人与神
- ◎ 鞑靼西藏旅行记
- ◎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 ◎ 圣城拉萨



丛书策划：文群

责任编辑：永红

封面设计：印象·迪赛
13910575075

译 序

喜马拉雅群山环抱的西藏以世界屋脊著称于世。它令人生畏的海拔高度、险峻奇特的地形地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及浓郁鲜明的宗教氛围,几百年来吸引着无数的人踏上他们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他们中有葡萄牙、意大利的传教士,有俄国、英国的外交官,外国探险家及打着“探险”旗号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商人和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处心积虑,历尽艰辛想进入西藏,特别是进入圣城拉萨,以期揭开西藏神秘莫测的面纱,进一步了解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政府按以往惯例,当即向中央政府作了呈报。国民政府得到呈报后,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员入藏册封、致祭。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有着多年的历史延续性,尽管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离间使得西藏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但帝国主义妄图割断这种联系,进而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西藏和中央关系的恢复,特别是中央代表团进藏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使英帝国主义感到极大的不快。英帝国主义十分担心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关系的进一步增进会使它在西藏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事业付诸东流,所以,它处心积虑地施展各种手段加以破坏。1936年的英国使团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前往拉萨的。

1936年的使团是曾经访问过拉萨的最大的使团之一。本书作者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作为使团成员之一,目睹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参与了使团与西藏上层人士、达官显贵的相互交往,并详细跟踪报道了使团活动的全过程。作者着重描写了旧西藏的社会政体、僧侣制度、宗教寺院、风俗习惯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与外国势力的交往。读者可以从中解读等级森严的旧西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在书中,他还详尽地描述了英国使团在拉萨的活动及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的交往,使读者能回顾历史,更深层地了解西藏历史、军事及国

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到旧西藏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与叙述历史的其他著作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曾经受过测量方面的培训,并在使团向拉萨挺进的过程中承担着采集植物和种子标本及撰写鸟类日志的工作,因此,他在本书中用了较多的笔墨,细致、生动地描述了西藏的自然景观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鸟语花香、物种丰富的世外桃源。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作者是大英帝国的使团成员之一,因此,让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做出公允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在叙述的字里行间,作者常常流露出殖民主义者的色彩和居高临下的狂傲态度。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上,他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他把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说成是“中藏关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深信,广大读者会对一些荒谬的论断持有批判的态度。

但由于他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因此,他所提供的情况对研究帝国主义侵藏史和西藏现代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作者对藏族军民抗英斗争的有限描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广大西藏僧俗不畏英军的洋枪大炮,不屈服清廷不抵抗的高压政策,坚决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全书共分15章及结论1章。译序及1~8章由中央民族大学外语系教授向红笄撰写翻译,9~15章及尾声由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二系凌小菲副教授翻译。中国藏学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由于本书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及繁杂的旧西藏的官职及人名、地名,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加了一些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因译者外语水平及藏学知识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3年12月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前期准备	(1)
第二章 到帕里	(9)
第三章 到江孜	(23)
第四章 到拉萨	(39)
第五章 拉萨官员来访	(59)
第六章 我们的回访	(77)
第七章 历史插曲	(95)
第八章 圣城拉萨	(111)
第九章 布达拉宫	(129)
第十章 罗布林卡	(137)
第十一章 寺 院	(149)
第十二章 节日与庆典	(163)
第十三章 我们在拉萨的生活	(173)
第十四章 圣诞插曲	(195)
第十五章 藏历新年	(213)
尾 声	(232)

第一章 前期准备

1936年7月27日傍晚9点,火车驶出了酷热难当的加尔各答,于次日凌晨6点30分抵达了宽轨铁路的终点站——西里古里(Siliguri)。

6点钟我醒来,此时我们依然在横跨一望无际的孟加拉(Bengal)平原。我兴奋不已,我已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喜马拉雅山麓小丘朦胧的蓝色轮廓。在晨曦和暮色中,平原显现出一种神奇的朦胧之美,而这一美色却在酷热的白天消失殆尽。在已近黄昏游移的光线中,一片片阴影逐渐显露。橄榄色的婆娑竹林像威尔士亲王帽子上的一束束羽毛,近期的季风暴雨冲刷拍打着宽叶的香蕉树,小村庄里的泥顶茅舍、成群的体态笨拙的水牛及被低矮泥埂分开的稻田随处可见。人们说,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冲积物沉积成了这片广袤的平原,而从西里古里到加尔各答沿途根本找不到比小孩拳头更大的石头。

西里古里弥漫着极富感染力的欢悦情绪,空气中充满着群山的甜蜜气息。在备受孟加拉巴布^①固执狡黠的敌意之后,能再次见到双眼斜视的山民的笑脸该有多好啊!我感到,我们与这些充满阳刚之气、令人感到愉悦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笑脸相迎,显然十分高兴见到我们。大吉岭(Darjeeling)的窄轨铁路起始于西里古里,通往蒂斯塔(Teesta)大桥的大部分铁路路段时不时地与公路捉迷藏。类似小人国(Liliputian)里的铁路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可能是因为它们与孩提时代玩的发条火车极为相似之故。

^① 先生,绅士之意。

在火车站吃过鸡蛋和熏肉之后,我挑选了一辆宽敞的敞篷车并将所有的行李装在车的后面,动身前往甘托克(Gangtok)。此行程大约有50英里。途中,我们还要爬上5000英尺的高度。我的司机是一名动作敏捷的黄皮肤的尼泊尔人,他头戴一顶类似土耳其小帽的黑色绣花帽。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无法交流。

西里古里村到处是芒果树和苍蝇成群的破烂不堪的路边小店。整个村子显得十分破败,肮脏不堪。不久,铁路经过村中的一片空地。那里的房屋建在桩柱上(据猜测是为了防洪),头顶沉重牛角的水牛耕犁着黑油油的沃土。苍鹰在饱餐了令人作呕的东西之后聚集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昏昏欲睡。精巧的宝蓝石色的鸟坐在电话线上晒太阳。拖着长尾巴的绿宝石色或白色的鸚鵡在树中盘桓,尖声高叫。铁路有几英里是行驶在平原与喜马拉雅山麓小丘之间平缓的密林带。这片密林带叫做德赖(Terai),是沼泽湿热的渊薮,也是数不尽的大象、犀牛和老虎的家园。从苍白笔直的树干之间我能看得很远,但从地上低矮、茂密的乱丛裸子中却难以穿行,除非沿着村中的临时小道。

过了此处不久,我们进入了幽闭的蒂萨塔河河谷,当地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风劈之口”。在当时,蒂萨塔河是一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以盛产印度山鲑(marseer)著称,但其下游却以瘴气出没而臭名昭著。蒂萨塔河发源于冈钦迥噶(Kangchenjunga)冰川及西藏边界的诸座山峰,而后下泻到锡金腹地,最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而那条神秘的河流最终在加尔各答以北500英里处向南流去。峡谷变得越来越深,公路也不得不沿着崎岖的河谷向前延伸。有时公路有很长一段蜿蜒曲折,跨过吊桥,穿过陡峭的峡谷。湍急的河流凿刻着怪石嶙峋的山体。这里的道路十分狭窄,似乎是由无数个死角和急转弯构成的。

我的尼泊尔司机驾车技术娴熟,但像大多数的印度司机一样,他似乎对换挡和鸣笛情有独钟。每当前面不到一百米处看到了什么,他都会乐此不疲。

在公路上方,森林密布的山腰陡然上升几千英尺。悬崖中常常有几处山腰突然陡然下降,一直垂至浑浊、湍急的激流。热带森林枝繁叶茂,树干上爬满了蕨类或攀援植物。顶着白色或洋红色花朵的幼嫩花枝从寄生的树兰枝叶中钻出来。棕榈树、树蕨和香蕉树从令人窒息的、微暗的灌木中向上挺窜以接触到阳光。树木

长得相当高大,它们笔直的灰色树干看起来上下一般粗细,树冠能接触到阳光,突然显得枝繁叶茂。

在一处地方,塌方截断了公路。石块从公路上方的悬崖上不断地滚落下来,此处已修了一个木制防护栏。当我们从下面经过时,一阵阵巨砾和土块哗啦啦地打在我们的车顶上,随后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猛烈翻滚,滚入下面的河中。锥状的碎石夹杂着连根拔起的大树和成吨的土块飞速散落在下面的公路上,一直铺到水边。在季风期,这些混乱司空见惯,公路的整个路段极有可能会消失在河里。车辆可能被无限期地阻隔在极少使用的公路上。在距西里古里 32 英里处,我们从一条雄伟壮观的单孔混凝土大桥上跨过了蒂萨塔河。此时,我们地处海拔 700 英尺的地方。如果我们径直走,经过一个满是白铁皮屋顶的摇摇欲坠的村落,这条公路要穿过一个整齐的茶园,然后经过一片松柏和杜鹃花林,最后抵达大吉岭。一串五颜六色的经幡横挂在河的两岸,近处观看每面经幡上都有优美的藏文,是佛教的护符和经文。经幡悬挂在此地是为了确保渡河游客的安全,它们与混凝土修建的大桥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

此后不久,我们看到了一个指明向右拐的路标,上面写着“距噶伦堡 9 英里”。我们没有理会这个路标,继续沿着蒂萨塔河前进。蒂萨塔河河谷为各种怪诞的文明开了方便之门。这里有被山中河流几百年来冲积而形成的肥沃的冲积扇,而这条河静静地蜿蜒流淌在由它制作的作品上。带有层层泥埂的稻田呈同心圆状,在这片冲积扇上星罗棋布。在林中的空地上,我们可以看到 10~12 英尺高的玉米,繁茂的深绿色茎秆上的玉米长势喜人。再往高处是精心修剪过的深绿色的橘子林,就像生长过度的水蜡树灌木丛一样。有些地方,山腰悬垂在河面上,异常陡峭,树木根本无法生长。有时,堰道只比汽车稍稍宽一点儿,由木桩支撑着,摇摇晃晃的,距河面 100 英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拐角处,我们遇到了一辆正在公路中央蹒跚而行的牛车。驭手是一个低种姓^①的印度人。他睡着了或醉倒在货物顶上,多大的喇叭声都弄不醒他。

① 某些国家的一种世袭的社会等级。在印度最初分为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贵族)、吠舍(手工业者和商人)和首陀罗(农民、仆役)。

我希望我的司机在超过牛车时让牛车掉个头,让那个正在酣睡的印度人朝错误的方向走。然而,尽管这个人对我们发出的嘈杂声充耳不闻,但牛车一停他就醒了。因为牛十分聪明,拒绝往回走,我们不得不绕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公路较宽,可以并行两辆车。

我们在让波(Rangpo)从孟加拉进入了锡金国。两名尼泊尔警察核查了大吉岭使团代理指挥官签发的进入该国的通行证。我还不得不在警署的登记簿上签上我的名字并写下许多详细情况。

在锡金,品种丰富的巨型彩蝶是最使我目瞪口呆的事情之一。二三十种猩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燕尾蝴蝶或聚集或盘旋在公路的每一块迷雾上。当汽车驶过时,它们腾空飞起,就像一群群咕咕鸣叫的色彩斑斓的小鸟。

公路继续攀升,灌木变得越来越稀疏,空气也越来越凉爽清新。突然,森林覆盖的高高山脊上的积雪隐约可见。我们已经抵达了锡金的首府甘托克。这是一个较大的村落,公路沿着林木繁茂的马蹄形山脊向前延伸。山脊的两侧梯田式的稻田星罗棋布。山脊陡然直下,一直垂落到峡谷底部的激流之中。大土王(Maharaja)的官邸及其家庙坐落在较低的地方。一条宽阔的混凝土路经过客栈直抵官邸。这条路上设有路灯,路的两旁是精心修剪的树木和花坛。官邸掩藏在距村落中心一英里的丛林之中。在山脊下面,当地集市挤满了陌生人,弥漫着陌生的气味。

地方长官的官邸是一所颇为引人注目的石房子,坚固异常。屋顶铺的是红毡子,而不是印度常见的皱皱巴巴的难看的铁皮。门厅和房间都镶嵌着当地木料,极为引人注目。花园里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古朴的百合花池及长着美洲石竹、紫菀和蜀葵的花坛,它们构成了一块精心修饰的绿洲,令人赏心悦目。枝缠蔓绕的乱丛裸子正用树蕨和吊兰的枝条蚕食着森林。政治专员经常外出旅行,因为他负责着西藏与不丹的外交事务。除他以外,在甘托克的欧洲人还有一位女传教士、一位学校校长和他的妻子及医生的夫人。

甘托克大约有2000人,整个锡金人口约8万到9万。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与许多拉萨的上层贵族家族联系甚密。当地有雷布查

人^①、尼泊尔人和藏人。近几年^②，好战的、野心勃勃的尼泊尔人逐渐把懒散的、目光短浅的雷布查人赶回森林。因此，除了在极为偏远的峡谷里，纯正的雷布查人已十分鲜见。雷布查人十分坦诚，身材矮小，对林中树木和植物了如指掌。

从甘托克起，骡道通向纳吐(Natu)山口。从噶伦堡起就开始了通往杰拉(Jelep)山口的艰难、漫长的旅程。这条路经过这两个山口，从拉萨开始穿越喜马拉雅主山脉抵达印度。当然，噶伦堡和甘托克是西藏贸易，特别是羊毛贸易的两大中心。许多藏人住在这两个地方，这两地也为骡夫及驮畜提供食宿。

1936年使团成员共有7人，因此，这是曾经访问过拉萨的最大的外交使团。除了有两个人是在7月的最后一天才聚集在官邸，其余的人都准备前往拉萨。驻江孜的英国商贸专员、印度行政机构的H·E·黎吉生(H. E. Richardson)和印度卫生部的W·S·莫根(Morgan)上尉已在江孜，他们都是新近接到的任命。江孜距拉萨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准备在北进的途中接上他们两人。还有政治专员，他将负责使团的事务。P·尼姆(P. Neame)准将是皇家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及地区行政长官，他将陪同我们前往，因为他打算为藏人的军事事务出谋划策。当时他是总参谋部的准将，隶属东部指挥部的将军道格拉斯·贝尔德(Douglas Baird)爵士，他在10月前有闲暇时间。除了显赫的军事履历外，这位准将还是玩大游戏^③的人和“跋涉者”，而且也是一个热诚的摄影家。

在做旅行计划时，我们对要走多远的路程一无所知。我们应邀前往拉萨，旨在帮助年轻的摄政王及其幕僚解决近几年出现的颇为棘手的难题。主要是规劝班禅喇嘛返回故里，他因与达赖喇嘛失和而于1923年避逃中国内地。如果没有300名中国士兵的护送，班禅喇嘛拒绝返回他在扎什伦布的寺院。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两个颇受敬重的佛教教主，因此，班禅喇嘛久别西藏最终会使西藏的宗教生活陷于瘫痪状态，而在西藏，宗教总是首要考虑的事情。班禅喇嘛(也常以扎西喇嘛为名)迅速平安地返回在当时

① 锡金森林中的原住民。

② 指当时的情况。

③ 指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为争夺政治上的支配权而展开的隐蔽斗争。

是当务之急,因为达赖喇嘛已于1933年圆寂,而其转世尚未找到。因此,我们离开甘托克前往中国边界,可能会一直到结古多(Jyekundo)^①,准备见一见班禅喇嘛并在他返回扎什伦布寺的途中护送他抵达圣城。

噶伦堡和拉萨之间有一条电报线,是1904年远征队铺设到江孜的。1921年英国工程师又把它铺设到拉萨。江孜属于我们的地盘,但过了江孜就在藏人的控制之下。拉萨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站,是1934年黄慕松将军率领的中国使团留下的,但并没有得到藏人的完全赞同。这个发报站由一名汉族发报员负责。对古尔德(Gould)来说,没有它就无法与印度政府保持联系。因此,古尔德要求皇家通讯队借给他两名年轻军官以便从事必要的线路工作,同时还要借给我们充足的设备,以使我们在拉萨以外的地区能建立和保持独立的发报站。E·Y·内皮恩(Nepean)和S·G·道格(Dogg)中尉被选中从事这项工作。我则以政治专员私人秘书的身份加入使团,以帮助进行密码及其他工作,这些都是他的锡金雇员无法承担的。我曾作为测量员接受过培训,又有摄影工作的经历,这些对我的工作大有裨益。如果我们打算在去结古多的途中穿越鲜为人知的索伦河(Salween)和湄公河(Mekong)上游的话,那么,曾接受过测量方面的培训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我还承担了博物学的工作,特别要采集植物和种子标本,并对所见的各种鸟类逐一登记在册。

由于无法确定使团的逗留时间,加上在最后一刻才收到来自拉萨的官方邀请信,因此,古尔德的准备工作极难进行。我们知道,在拉萨和沿途客栈都能搞到羊肉、鸡蛋、土豆和黄油,但我们还得尽量依靠我们从印度带来的东西。我们的招待活动会十分频繁,这就意味着,仅食物和饮料的供给量就大得惊人。过了江孜,还有一半路程才能抵达拉萨,但再也没有客栈了,我们只能睡帐篷。尽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惯于轻装前进,生活简单,而且很可能是生性如此,但一定的炫耀以给藏人留下印象也是必要的。藏族官员们常常以奢华的阵容出行,有许多骑马的仆人随行左右,还有大量的行装。在西藏这样一个封建社会里,这些外在形式异常重

^① 即现在的青海玉树。

要,对于一个外交使团尤为如此。

7月末的几天里,出发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官邸后面的大院子一片混乱和繁忙。内皮恩和道格正在捆扎最后一刻运来的东西,千方百计从驮物中抽出充电发电机、蓄电池和电源插座以减轻骡子驮运的负担。我在收拾经纬仪、照相器材和花卉标本,想方设法决定哪些是旅途中的必需品,哪些东西应先期运抵。

7月31日是我们选中动身的日子。从一开始就不够走运。拂晓时分,官邸院子里的骡夫和驮畜的喧闹声使人无法再睡。天下着绵绵细雨。官邸花园脚下挺拔的树蕨侧映在弥漫着层层白雾的峡谷上。峡谷对面,森林密布的山脊在晨曦的照射下显得湿阴阴的,十分陡峭。离山脊不远,冈钦迺噶山远处的积雪隐约可见,与连绵起伏的山脊连成一片。然而,在这个淡褐色的早晨,它们都隐而不露。下面寺院传来了号声和铙钹混乱的敲击声,但几乎很快就消失在近在咫尺的骡铃的丁当声中。

官邸院中的喧嚣声要高出十倍。牦牛绳把骡子一排排地串在一起,然后绳子用U形钉固定在地上。这些骡子个头矮小,但十分强健。在驴马都瘦骨伶仃的情况下,它们似乎得到精心喂养。一些骡子的背部严重发炎,所有的骡子都有鞍伤留下的白色疤痕。粗制滥造的木驮架安放在几层毡子上。驮物通常是两个箱子,约重80磅,用牦牛皮带系着。大部分骡子装饰华丽,几条骡子的脖颈上挂着串铃铛,或在胸前挂着一个大铃铛,其形状与瑞士牛挂的铃铛相仿。另一个惹人喜爱的装饰物是染成鲜亮猩红色的牦牛尾穗。它们都挂在骡子的头顶或脖子上。骡子的前额都有一块色彩艳丽的星状氍毹织物,中间还常有一面圆圆的小镜子。

看到这些驮畜如此驯服真使我大吃一惊,即便陌生人都可以从它们密集的队伍中穿行而不必担心会被它们啃伤或踢伤。骡夫是一群衣衫褴褛、面庞英俊的四处漂泊的人。他们的脸上都有伤疤和晒伤的疤痕,显然他们认为用不着过勤地洗脸。他们留着长长的辫子,辫梢系着猩红色的丝线或穗子。他们常常把辫子缠在破旧的毡帽沿上,以防帽子被风吹跑。穿着稍好的一些人左耳戴着硕大的耳环,另一只耳朵上戴着一块单色的绿松石。这种耳环的形状就像一个带有凹槽的金耳环,直径约2英寸,正面镶嵌着一块绿松石。这种耳环很重,需要由耳朵顶部的一个红色绵圈托着。

他们身穿肮脏的衬衫和家织布长袍,腰部系着腰带使得胯部活动自如。一只袖子用得较多,而另一只袖子则松松垮垮地耷拉着,裸露出一只胳膊。家织布缝制的裤子塞在布面牦牛皮底或绳底的长筒靴里,长筒靴长至双膝。人人都拿着一根木鞭柄,上面有一个短短的鞭梢,鞭子插在皮带上。许多人还佩有短剑。

锡金地方长官的传令兵比这些骡夫更引人注目。他们是来帮助安排驮物的,其中许多人将作为仆人陪同我们前往,他们与大土王的仆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身着老式的锡金民兵制服,鲜艳的条纹布缝制的长袍长达双膝。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大红的、带有黑色装饰的极短外衣。他们系着绑腿,但双膝和双脚裸露着。帽子是编织的,呈锥状,像一个倒扣着的字纸篓。帽顶插着一束孔雀毛。辫子是不可或缺的,从帽子后面伸出来。他们通常都佩带着宽大的锡金剑,剑插在敞开的竹鞘中。

大部分的骡子都先于我们启程。一个驭手要照管八九头驮畜。驮物不时地绞缠在一起,有时,一头骡子转错了弯,我们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它们带到陡峭的Z形路上,使它们没能毁掉颇有吸引力的草坪。这条路从花园一直通到上面的公路。

第二章 到帕里

拉萨至印度的主要商路和一条电话线直通孟加拉最北端的噶伦堡。这条商路经过杰拉山口,穿越喜马拉雅山南麓。杰拉山口比吐纳山口海拔更高,难以通行。从杰拉山口可以直抵甘托克。连接大吉岭铁路的架空索道与噶伦堡相连。运抵甘托克的货物均需用停靠在蒂萨塔大桥边的汽车或骡车运送才能抵达铁路线。因此,大量的西藏贸易,尤其是羊毛贸易都要经过噶伦堡,而距离较近的纳吐山口的道路反而不那么繁忙。

从官邸花园出发,我们选择了一条陡峭的捷径。我们途经锡金监狱,关押在这里的囚犯看起来十分惬意。甘托克城建在一块悬崖上。我们从离悬崖较远的一侧踏上了通往西藏之路。开始的几英里,货运机动车还可以行驶,但在那里,我没有见到一辆汽车的踪影。这条路呈Z字形,全程有1000英尺,十分陡峭险峻。抵达一定的高度后,它就沿着森林覆盖的巨大的马蹄形峡谷的陡峭弯道前行。这条峡谷几百年来一直受到绒尼河(Rongni Chu)上游河水的凿刻。

出发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气变得闷热起来。在小路低洼处的一段路上,森林发出了一股克由植物园^①、热带园与摄政花园中鹦鹉园的混合气息。每一片树叶、每一根枝条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发光。湿润的蕨叶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打破了沉闷的寂静。到处都弥漫着浓烈刺鼻的香气。正在腐烂的蔬菜发出阵阵恶臭,与暖房中的兰花和其他次热带花卉发出的香气混合在

^① 伦敦西郊国立植物园。